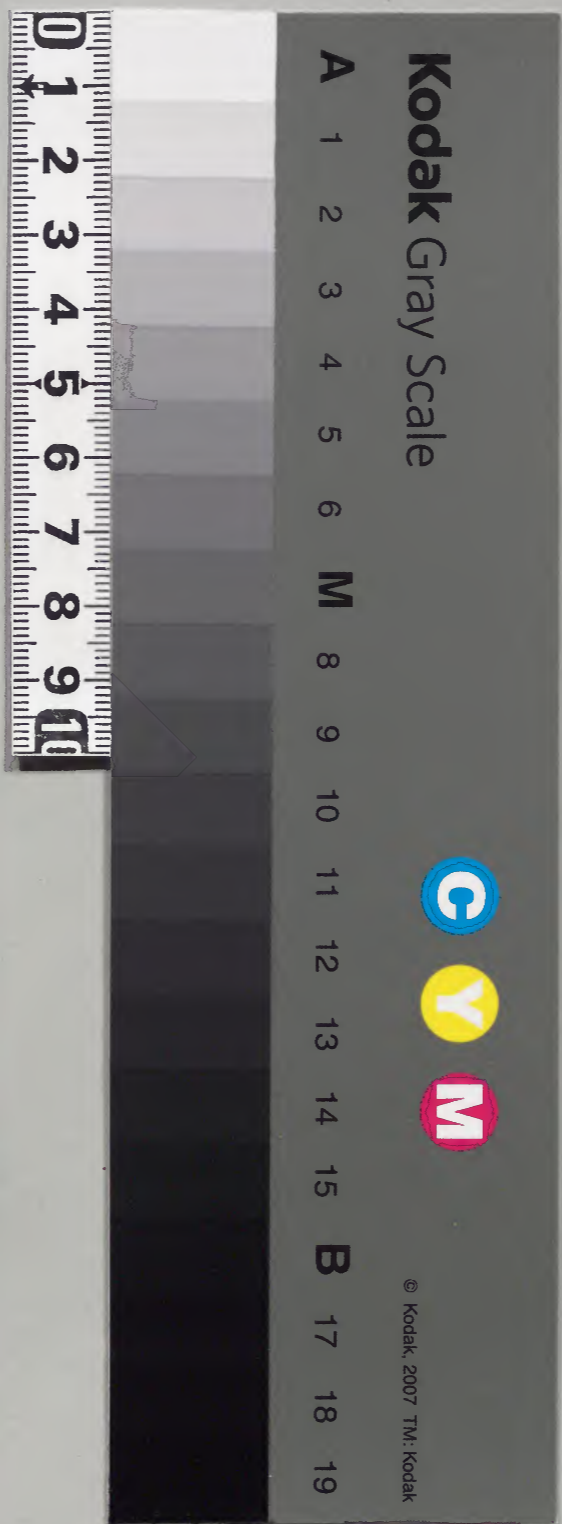


讀書錄

一之二

内閣文庫
502
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22
冊數	8	(1)
函號	299	86



享保五年初秋正點

讀書錄并續

寶文堂

養心堂

英松堂

合刻

好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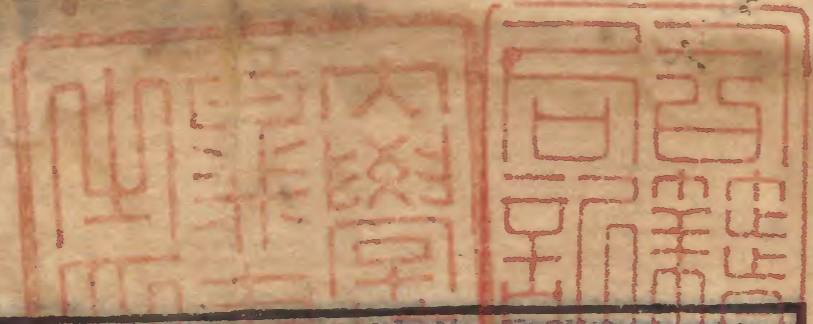
敬軒先生薛文清公像



重刻讀書錄序

淺草文庫

此敬軒薛先生讀書錄也先生博綜墳典究極要領嘗慕橫渠之爲學精思不舍晝夜驗之於心體之於身有得則筆之於紙日積月累以就此編其言近其指遠其論事核而有中其教人約而有序誠齋饑之菽粟伐病之藥石也慨自科



舉之法既興而詞章之習寢盛世
之所謂讀書者競逐末而遺其本
買櫝還珠之弊譬諸江河日趨
下滔滔乎而不反也是故古之讀
書也以明心今之讀書也以齊
古之讀書也以窮理今之讀書以
干利明心者誠喪志者惑窮理
者達干利者鄙書一也讀書與焉

个才之邪正世道之汚隆居俗之
盛衰政治之得失昏繫之焉爾矣
嘗試語於衆曰知之何讀書而
以工文詞取科第也靡有不
而欲從者又嘗語於衆曰知之
讀書而可以變氣質成德性也
者艱然雖弗之非而竟弗之信
此無他勢使之然也故有識之君

子恒以為憂而欲亟ニ之ヲ顧予ハ
昧亦竊有志焉而力未能也間嘗
得是錄而伏讀之反覆玩味有レ未
于心謂可以救學者ノ末遺本ヲ
弊而歎夫傳者鮮正ニ今年秋巡
河東念茲為先生之邦君子之
殆未泯也安知無信而好之者乎
予將表而行之ノ度幾由茲ニ及夫

天下也偶安運使奎持此告予以
舊本漫漶殊不便ニ繙閱ニ欲重ニ刻ノ之ヲ
于書院以待中來者適與予カ意會也
因取而手校テ釐為十卷付レ之ヲ
梓既訖工固請予一言以為序ト
曰先生之遺言非俟予言而後傳
也所以表而行レ之ヲ是欲夫人之傳
之也於是予識

正德庚辰九月癸未

鄭維新序

讀書錄與讀書續錄二集
河東文清公薛先生之手筆也
先生自少厭舉業而專心於
學故平生精力盡於此錄
用功亦惟以誠敬為入門以踐
為實地始則以書而思索於心
則以心而貫通乎理

重刻讀書錄引

讀書錄與讀書續錄二集
河東文清公薛先生之手筆也
先生自少厭舉業而專心於
學故平生精力盡於此錄
用功亦惟以誠敬為入門以踐
為實地始則以書而思索於心
則以心而貫通乎理

在_二發見_ス誠身有_レ之故能_レ言之也
可_レ徒_二以_一言語求_レ哉_瑞不敏習于口
耳章句之麓久矣近季得_二是錄_一而
涵_レ泳_ス之誠為身心之要領也
之世詩文遍_レ天下而此_レ不多見
因_テ付_レ淮田守_二賦刻_一之以廣_レ傳_レ嗚呼
使_三吾人果能潛_二心_一於是則為_レ居敬
窮理之學何患_レ理學之不_レ倡於天

下_二序_一

嘉靖乙酉夏石州後學張珩頓首書

重刻讀書錄後序

重刻讀書錄後序

道切于身行顯于言語徒言不足以實道徒行不足以篤履之功徒言也亡研而入者幾徒行也學者有門遠矣矧曰其有讀書錄者薛文海先生見道之也觀其言亦既得其門而入矣

然何言之親切而
 留篤履之功研究精折之幾先
 兼之侍御歸善
 敬所至
 實學興教以實德振
 其安
 仰慕文清之風迺刻讀
 院屬運使安君應文董其事將以
 傳遠近迪後學曩歲讚嘗見弘農
 張給事疏請以先生從食
 孔

子廟廷先帝深欲可之今月揚
 侍郎疏請以讀書錄進備乙覽刻
 布國學且謂本朝儒書無先
 制可數十年後復觀此舉先生
 道愈遠而愈昌矣讚
 遊三晉
 覽大河中條恒霍諸月
 見先生
 之精神手度懿澤淑範滿耳膾
 昔程子曰德盛者言
 盛者言

亦傳先生優于德行於文之功
者固必傳矣侍御公表章之盛
胡可少哉又安知不有因是書之
傳建白于聖天子以先帝
重道之意者哉是為序

正德十五年冬十一月四日

弘農後學許讚敬識

讀書錄卷之一

後學李涑李涑校刊

李三松何文李涑何文

高紹貴丘大成王興化李應春全校刊

謝良翰曾九温一瓚蕭邦棟

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聞即便割記不思則迷

塞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聞處隨即錄之蓋以

備不思而還塞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正於後

之君子云河東薛瑄謹識

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

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故曰無極而太極以性觀之無朕兆之可窺而至理咸具即無極而太極也
統體一本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本太極即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
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也其不可見者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命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故曰道之太原出於天

大而六合小而一塵氣無不貫而理無不具故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遠遊篇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形容道體之言也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故道不可離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天德流行而不息者剛健而已人雖有是德而不能無間斷者由有私揉雜之也故貴乎自強不息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天地之間時時處處皆是道之流行久之道即天之

地一
作理

道故當隨時隨處省察不可有毫髮之間斷也
天地無內外隱顯之間故貴乎謹獨獨處不能謹而
徒飾乎外偽也
為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
宜者便是人欲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
人欲而中立者也
吾於靜時亦頗識是理但動有與靜違者由存養省
察之不至也
嘗念顏子三月不違仁諸子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

焉吾自體驗此心一日之間不知幾出入也以
是知聖賢之學極難而亦不可不勉
吾於所為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
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偏滿天下皆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
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
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
能擅造化之柄邪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
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釋氏乃有
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

有是理邪

道大無外知者鮮矣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程子作字時甚敬

曰只此是學

物之裁者根乎氣其生理向盛故天因有以培之
物之傾者則與氣不相連屬而生理已絕故夫因
有以覆之聖人之德根乎天理浩浩不怠猶物之
栽而根乎氣也是以保佑眷顧而天之培養者自
不能已凶人則戕賊仁義自絕其固有之理於天
亦猶物之生氣已絕故天之所以覆亡者有必至

是以培之覆之雖若出於天之所為而實皆有以
自取之也

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人之一動一靜
者變易也而動靜之合乎理者即道也

少欲覺身輕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
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
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
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

道也以至太而天地萬物小而一髮一塵允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即囿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周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四心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理一分殊西銘之原疑出於此

先儒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蓋顯諸仁是藏諸用之發見處藏諸用是顯諸仁之機緘處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所以著藏諸用之妙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所以為顯諸仁之本

顯諸仁是藏諸用之所為乃發見而可見者藏諸用是能為顯諸仁之機緘而不可見者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

仁不在內以顯則在外用本在外以藏則在中

中孚二體皆中實全體則中虛中虛則無物中實則有理故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無物而有理

即無極而大極也

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其事為仁其事為義其事為禮其事為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吾居察院中每念常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觀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庶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自京師至沅六七十里涉越名山大川見萬物生生之盛不以遠適有異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

天下莫能破者當有以默識之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王慎莫厭清貧之句余無不忘其規戒之厚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坐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時宜
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即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

合轉回環者即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而環合轉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

已最難

天地之間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是如此者是也夫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有息而地不寧即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冬者斂於春夏青黃者變為赤白赤白者變為青黃即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

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
乃合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
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
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
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語天天下莫
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

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沓蓋天地之初陰
陽之氣溫磨而成若水之漾沙一層復一層也意
其初必柔軟如濕泥然及凝結之又遂成堅剛北
方石炭未出穴時其軟如泥出穴見風即硬此可

一驗崖石始柔終剛也

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至大則大而合細而
一塵無非此氣之充周至剛則貫崖石而草木生
透金鐵而繡澁出人之氣即天地之正氣也能直
養而無害則塞天地貫金石至大至剛者可見矣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
明諸此徃徃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若
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
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
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

入者又有恃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
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不賴於
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歟為子孫計者
惑之甚矣

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
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歟以不
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余在長沙道中偶得兩句云忽悟天無際方知道不
窮
一日偶思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

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
為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
之物而性無不在
中夜思凡聖賢之書所載者皆道理之名也至於天
地萬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實也書之所謂某道某
理猶人之某名某姓也有是人之姓名則必實有
是人有是道理之名則必實有是道理之實學者
當會於言之表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
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必有以更其失又

慮始動終怠也。因筆錄以自
中孝傳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蓋中虛也。無物
也。中實者有理也。無物而有理，即所謂冲漠無朕
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

視富貴如浮雲

魯齋余莫測其為何如人，但想其大而巳。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五經四書皆聖賢之言也。由其言以得其心，則在入

焉耳。

經書形而下之器也，其理形而上之道也。滯於言詞

之字
恐衍

之間而不會於言詞之表者，章句之徒也。

程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積累之

之，以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言以反

求諸身心，猛省而擺脫私累，則身心皆天理而

大可知矣。

嘗默念為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于此而

尚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詭萬變不可模擬。卒

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為一體屈伸
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
莊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為巧免之計其自
私也甚矣

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遂
鄙薄而不為是豈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乎

莊子之言雖自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
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
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
此

元人有以比有許衡南有吳澄並稱者此非後學所
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其行評其出處則二
公之實可見矣

許魯齋在後學固不能窺測竊嘗思之蓋真知實踐
者也

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為之言曰其質粹
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入有序其條理精密
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為浮
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
一人而已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允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恠後人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徼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書當先以集註章句為主參之於或問如輯釋諸書固多有發明處但語錄或因入淺深而或或有未定之論諸儒又或各持所見間有與朱子異者

讀下一
本有論
語二字
此恐脫

若經文集註章句未通而沈觀此則本義反為所隔使人將有望洋之嘆若經文集註章句或問既已通貫在己之權度既定然後兼考諸書則知所擇矣
余讀集釋洒掃應對條下載朱子語錄曰洒掃應對有形而上者精義入神亦有形而上者竊疑此語或記者之誤蓋精義入神謂精究事物之理入於神妙是即形而上者也若謂精義入神以上又有形而上者則精義入神為何物邪
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真

讀下

仕止久速之氣象也

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
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
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
不及三子何邪蓋三子各自為書或詳於性命道
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
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入之法使皆由此而
進自洒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
神之妙循循有序入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
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太極圖

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平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
邵子又豈不以進脩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
之功又當兼攻三子之書邪及朱子又集小學之
書以為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
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
四書為脩己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則
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
一觀其書不為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
溺其中矣

老莊之書切不可深溺。若溺其說而誦習不已，猶居
一齊齊言，居楚楚語，我於心術文辭有不覺者矣。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
可也。若併取其詞為已出而用之，所謂鈍賊也。韓
文公作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
此學之善者也。
存諸心者不雜，見於行者不雜，措諸事業者不雜，
諸文詞者不雜，斯謂真儒矣。數者有一雜焉，其得
為真儒乎？

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聖者，言其氣

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者，知者必
識之。

余少知王霸之名，而不知其實。近日方思得之，蓋謂
之王者，自一念一慮一心一身形於妻子，達之家
國天下，無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內外隱顯遠
近之間也。程子所謂在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天德
即仁義禮智之德，王道即是德推之政事。達之家
邦天下者是也。謂之伯者，形諸念慮身心者，無非
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者，則假夫仁義之名，其
內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矣。此王霸誠偽

之所以不同也歟

聖人未嘗有自聖之心後世儒者未有所至即高自
品置如楊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
也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為何如人矣自
今觀之豈足以進識者之鑑

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耳使非寫其身心之實
則人作一書皆可謂之經矣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而謂是朱
文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教遂書其言于壁
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以假寐既覺神氣清

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蓋欲少則
氣定心清理明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

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蓋嗜欲昏亂此心則理無
自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

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聖賢之言坦易而明白異端之言崎嶇而茫昧
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
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而形則無也

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為一也此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為兩段故曰有無為二聖賢之言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惟寬可以容久惟厚可以載物中夜忽息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

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為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歟

余讀泰否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獨漢室也批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

深得大易之旨而足為萬世之明戒矣
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_上蓋性即理而天即理之
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理無不明而此
心之體無不貫焉不知性知天則一理不通而心
即有碍又何以極其廣大無窮之量乎是以知盡
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
不怨天不尤人理當如是

人之出處當安於義命不安於義命妄也
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于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
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

知命也

安往而非事安往而非道人惟當即所遇以為其事
則道無不安矣苟不能安於所遇在此念彼則不
能以道自處審矣

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行此理

臨卦當十二月陽剛浸長之時而以來年八月陽消
陰長為戒聖人之慮遠矣

余在沅辰令一小童燒栗忽設破聲爆可畏蓋熱氣
在內不得出故奮裂而有聲先儒論雷震之理蓋
如此

忽設破
三字一
本作而
未破其
殼勿六
字

朱子釋彌高彌堅曰無窮盡釋在前在後曰無方體
蓋無窮盡者理之大而不可限量無方體者理之
妙而無所不在其實一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莊生形容道體之言也
元來只一理貫徹天地萬物分之不為少合之不為
多也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無一物而外理者

舉目而物存物存而道在所謂形而下形而上者是
也

道本無名姑以萬物萬事必由是以行故強名之曰

道耳

讀書當因其言以求其所言之實理於吾身心可也

不然則滯於言語而不能有以自覺矣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莊周有之其不恭莫大焉

天以一故實地以二故虛

利貞者乾之靜也元亨者乾之動也動不生於動而

生於靜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互根之謂也

導友善不納則言止宜體此言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鈞之若知則近於謫

慎言其餘深有味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已

常應物詩曰所願酌貪泉心不為磷緇亦可以為守

身之戒

張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

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

自足以事長知必實知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

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

在已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即懷責人之心是豈

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學進矣

一故神太極也兩故化陰陽也

水柔石剛石為水漸浸蕩薄之久銷削剝落剛不能

勝柔此亦可見

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太極一圜中虛無物蓋有此理而實無形也

無極而太極惟無形而有理一言括盡

楊子四重四輕之說吾有取焉

學以靜為本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少言沉默最好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無欲則所行自簡

讀朱子語錄不若讀易本義四書集註章句或問諸
手筆之書為定讀有餘力則參考語錄之類可也
科舉之文盛而理明者間有之因而晦者尤多矣
纔欲備辭以立誠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可言者少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之語略同但董子就事言孟子就理言
亦虛者卦爻六位皆虛隨所值或陰或陽

四方上下遠邇內外在在處處皆是理之充塞而生

物之機未嘗息視之雖不可見然冲漠無朕之中

萬象森然已具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敬則中虛無物

自敬則入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人行而至此神之妙也

處入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

惟謹於自脩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

又何校焉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人於聲色臭味之樂取快。須臾真所謂過客止耳。何苦深溺其中而害吾固有之德哉。自脩則人不得以非理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法未有久而無弊者。周之封建初則藩屏王室。翼戴天子。未嘗不善也。至於春秋之間。則有尾大不掉之勢。而周因以微。秦矯其失。罷侯置守。又以孤立無助而亡。漢又懲秦失。遂大封同姓。至景帝有七國之變。武帝下推恩之令。諸侯王削弱。而王莽又得奮其奸。魏仍漢末之失。宗室疎遠。而晉得以竊其國。晉監魏亡。分封大廣。而骨肉自戕。夷狄因之。

以亂華。由是觀之。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以審其勢之輕重。以救之。勿使至於偏甚。則善之善者也。不然則積之久。至於偏甚。而不可舉。正自有大可慮者。生乎其間矣。

時中似義字。

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

不可因喜而蹉過。當為之事。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只於坐次。便見時中之義。坐一也。我尊人卑。我坐於上。人坐於下。中也。我與人同等。相對而坐。中也。我

卑人尊人坐於上我坐於下也行一也我長人
幼我先人後中也我幼人長我後人先中也至於
當語而語語為中當默而默默為中中無定體乃
所謂時中也

有益者不為無益者為之所以苦其勞而不見成功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唐初邊將未有久握兵者至天寶間李林甫為國寵
之計杜絕邊將入相之路遂至擁兵年久而成藩

鎮之勢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子然過滿則折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為動

常默最妙已心存而人自生敬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自脩為要

應事接物惟在時中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
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和而敬敬而和處衆之道

不可因人曲為承順而遂與之命惟以義相接則可

以與之命

輕言則納侮

自喜則自矜之心生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使卒

輩不嚴而慄然也

待使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吳杏

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在乎早識而亟反之余論前古

封建之勢意亦如此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

動也

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知幾是也

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

矣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幾脫

事已往不追最妙

理一乃所以包乎分殊分殊即所以行夫理一分殊

固在乎理之中而理上又豈離分殊之外哉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發言須句句有著落方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
有悔惟心安則言必當理而無妄發之失矣
有一毫取人之意則言必諛貌必謔所謂巧言令色
鮮矣仁也只順理便是道
人能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
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詩之變者何其多而正者何其少邪是皆氣化人事
之自然也易之陽奇陰偶亦然噫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余謂洒掃應對亦然洒
掃應對之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之妙也
洒掃應對雖小子事尊長之禮然禮即天理之節文
精粗本末又豈二乎

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無有此不
善乎有不善則速改之毋使一毫與聖賢所言之
不善有相似焉至聖賢言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
無未有此善乎於善則速為之必使事事與聖賢
所言之善相同焉如此則讀書不為空言惡日消
而善日積矣

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主處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如陰陽五行流行發生萬物費也而其所以化生之機不可見者隱也

常默可以見道

活潑潑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只是生生之機

德進則言自簡

脩詞以立誠則言不妄發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多言最使入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

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常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為多言所

損也此雖近於脩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

養之深則發之厚養之淺則發之薄觀諸造化可見

窮冬大寒天地閉塞而元氣蓄藏既固至春則發

達亢盛而不可遏若冬暖元氣露泄則春亦生物

不盛而疫厲作矣

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宋太祖若能大居正以下傳子可也必若重違母

氏之命為宗社之計亦宜早斷當斷不斷致晉郊

生疑而有燈影雖青避之變昔魯隱公欲傳位桓公而不即授不使害莒表曰吾將老焉將之一詞卒致鍾巫之及其事正與宋祖相類當時秉史筆者皆其臣子義所當諱故為微詞而其事迹晦昧不彰於後世竊謂晉郤之罪固不可勝誅矣而宋祖乃所謂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乎

隱者無聲無臭之妙也

當一作當

當克無欲害人之心

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能愛矣

行其無事則理順矣順理則心安而體適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文中子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如不得斯

無性者也此言近理

經書所載皆天地間事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知天地間事皆吾分內事則德盛而不矜功大而不懈矣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

以來新意極有益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
余在辰州府分司職三三五更忽念已德所以不大
進者正為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純
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
於道否則匪入矣

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
安於故習則德不新
性本自然非人所能強為也順其自然所謂行其所
無事也有所作為而然則鑿矣
理上猶一木城子無不包羅其中千門萬戶太衢小

卷即所謂分殊也理上所以統夫分殊分殊所以
為夫理一其實一而已矣

實有向道之心則道必進
近者得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舍斯無
過舉矣

處事便當揆之以義
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動

必慎內外交備之法也

若朝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一念之非即過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心虛有內外合一之氣象
 公則人已不隔私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
 設奮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古人功名不立有憂老之將至者吾於道德無成亦
 憂老之將至誠心如此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
 湛然之性
 見枯樹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
 意與物同也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於一
 作與

俯仰天地無窮知斯道之大覺四海為小矣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已
 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
 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
 自書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因思學不進大病在見理不明信道不篤今欲學道
 又怕既學道為道理拘束與自家身心上受用外
 物相妨欲不學道又見說此是簡好道理若見理
 明則必知外物之樂不如是道之樂信道篤則必
 使外物之樂不得以奪是道之樂如是而學其有

不進者乎

勢不內重外輕則為輕久重權其輕重使不至於一偏則無患矣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朱子語錄雜論散見於諸書者甚多當時門人從傍記錄豈無一二之誤况傳寫之必乎嘗竊謂讀朱子語錄雜論不若讀朱子手筆之書為無疑然語錄雜論中有義理精確明白設手筆之未設者則

不可不考也

子思姑舉鳶魚二物示人以道體耳其實盈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道體之所寓也夫子川流之嘆亦舉一端以示人

左之左之右之右之無非此理識得誠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西銘曰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泯然則內外一致物我無間也

心大則如天之無物不包心小則如天之無物不入西銘混字塞字帥字皆一意但有理氣之別

斯須苟且即非敬矣

仁則不間斷則非仁矣

仁只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欣戚相關而

能愛纔不貫通便相間隔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欣

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

敬則都是一片公正的心不敬則無限私竊的心生

矣

常人之言猶有可信者不信聖人之言可乎

曾子忠恕姑借學者盡已推己其施不窮以著明

貫之體用無窮耳其實聖人之一貫從大本大原

中自然流出初無待於盡而推也程子曰此與遠

活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則見論語之忠恕為自然

中庸之忠恕為勉然然忠恕依舊以中庸為定名

要在看得活則知論語之忠恕乃曾子借彼移上

一步以明聖人之一貫耳

參伍以變只是以不齊之數互考之歆見其齊耳

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讀西銘著不得一毫私意

讀西銘有天下為一家為一人之氣象

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為一體

一本爾則
間有動以
天三字然
下有動以
人則見下
字
勉然之然
一作強

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耻也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而說如何而易吾之自

信

君子取人之德羨小人取人之勢利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

聖賢歆人皆善之心讀其書親若見之而不能體其

心以為心可謂自棄者矣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自孔孟後皆不識性首字謂性惠揚子謂善惡混

儒固已辨其非矣唐韓子原性以仁義禮知信論

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於性情為有見三

品之說蓋孔子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之意蕪氣質

而言也是雖不明指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

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為精粹又豈首揚偏致

者可得同年而語哉

不下帶而道存焉此道不可離也

孔子讀蒸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彜德子思中庸引詩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主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九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益得此法矣

機在心當慎所發發不以正甚害事

愈日新愈日高山仰止

焉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
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奪况君子之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為學之士常使外物

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唯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因思千古聖賢垂訓炳明蓋欲人讀其書行其道也

苟徒資為口耳文詞之用而不行其道即先儒所

謂買櫝還珠也愚亦甚矣

舍小學四書五經宋諸儒性理之書不讀而先讀它

書猶惡觀泰山而喜丘垤也藐乎吾知其小矣

聖人論道多兼理氣而言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形而上下之語皆兼理氣而言也

太極圖上面大圈子即陰陽中小圈子在陰陽中見

其不離在上見其不離其實一而已矣非小圈外別有一圈為太極也

孔子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兼理氣而言周子無極而大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作虛無之無者則失周子之意矣

讀書錄卷之一

讀書錄卷之二

孔子所謂易有太極者言陰陽變易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是就氣中指理以示人周子無極而太極言雖無形之中而有至極之理則專以理言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亦兼以氣言矣學者知無者太極之無形有者太極之有理則有無合一矣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晦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

之一端

吉凶者貞勝者也。治亂興衰相尋無端。氣化之自然也。

眼底萬物不出水火木金土萬善不出仁義禮知信。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至於成形。而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至也廣大堅固。

元無虧欠元無止息。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一念之差心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

心存則理見心放則理與我相忘矣。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人倫明則禮樂興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

序則禮立矣君仁臣。人慈子孝兄弟恭夫義。

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
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
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
斯須去身
禮者因天理之自然而品節之以為制也仁者天理
也人而不仁則天理亡矣禮何自而立哉
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見得下落方有
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者得尋思二字最好
如聖賢下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何者

為是在萬物上何者為是使聖賢言語皆有着落
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程子謂暮月三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
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切謂為學亦然凡讀聖
賢書於其一字一句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也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
聖賢所言為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尋思體貼向
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
字一句皆有用矣

天於善惡必有其報但人以淺近之見窺測天道便謂茫昧差爽而不可信如夏商之後皆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雖改姓易物而宗廟無食子孫之封爵皆與時王匹休而不泯非其先世有大德大功於民能如是乎因是以觀魏晉以來以及五胡南北朝楊堅五代之世皆素無功德於天下徒以狙詐兵力竊命一時皆不數傳而子孫無容足之地廟祀遂以絕饗則天於善惡之報豈不明甚矣乎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人性爲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不可見而五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咸其輔類吾人未信不可強以言眩之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脩豫防而德乃進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人譽已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脩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聞人毀已即佛然怒是水不可磯也其小也固矣
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
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
中庸不可能猶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之意
程子曰克己最難誠哉斯言也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定而
明

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辯其非然粹而王駁而霸
之語則甚當其他猶知尊三帝三王之法屢舉以

為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之視縱
橫之徒為近醜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歟

荀子為人意見必剛愎佛氏觀其書其氣象可見累為
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知莫先知於人荀子不取孟子子思則是以二子為
非賢也使其見用於時有若孟子子思尚不為所
取則其所取者又何等邪既無知人之明而欲
成治功也難矣

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不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
氏之樂可識矣

一本無
之名之
之思是
皆一作
莫不二
字

雖富累千金而心為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
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
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嘗驗之天下之人雖至富者求無不遂欲無不得自
他人觀之不啻足矣自其心察之彼方愈富愈不
足計較得失之私日夜汲汲無頃臾寧息是曷嘗
有泰然之樂邪

實嘗用力於顏子之學則能知顏子之所樂不然但
得其樂之之名而未知其樂之實也譬之泰山人
皆知其高然必親至其處方知其所以高若聽人

一本動
之者動
字

傳說泰山之高而未嘗親至其處則亦臆想而已
實未見其高之實也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况太
事乎

中庸不可能即化不可為也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皆兼理氣而言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一以貫之

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為
一體矣

按下旬之
例子所問
當脫之字

一本分
無撥以
下為別
條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天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謂貫即各
具之太極也

太極即理也合天地萬物之理言之萬物統體一太
極也就天地萬物之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統體者所以涵夫各具者似合矣而未嘗不分也
各具者所以分夫統體者似分矣而未嘗不合也
太極中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無所不有所謂仲
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無極是虛字正以

無聲無臭明太極之無形耳

天地萬物惟性之一字括盡

思無疆為學思索義理者當深體之蓋義理深遠無
窮苟思慮淺近則不足以造其蘊惟思慮無疆則
可以得高深玄遠之旨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

萬理之名雖多不過一性性之一言足以該眾理

朱子謂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竊意豈獨
孟子七篇哉學者默識而旁通之則雖諸經之所
言皆不外於是理矣

心塞淵可以為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數可以為進學之要

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在乎人

凡讀書必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察察其意

若心雜氣粗急聲以誦真村學小兒讀誦聞高聲

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邪

讀書當出已之口入已之耳

觀書惟寧靜實後續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

躁擾褻急粗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一本誦
下有之
字思是
闕一
作關
一本當
下有使
字思是

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是以得法妙乎

口念書而心他馳難乎有得矣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耳目口天下之善由於此而惡亦由於此陰符經所

謂三要也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

宋太祖取天下與五代無異然能用趙普之謀杖宿

將之柄削藩鎮之勢挈數百年塗炭之生民置諸

衽席之上其功大矣

宋祖取天下之失安天下之功不相揜焉可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
何太極是也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
下之書猶無益也
趙普功之首罪之魁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後人開口論天下事若指諸掌然自治空疎作事無
本果能有成乎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至於
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
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
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
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
士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
此之類能審察疎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
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動下人即有起重之
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

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為學不

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讀書體貼到自己身心上方有味皆實理也聖賢豈

欺我哉

詩曰至於太王實始剪商朱子論語集註用舊說最

是唯如此則與三以天下讓之言相合通攷中全

履祥熊未皆力辯詩人之言謂姑取其王迹之所

由始耳太王實未始有剪商之志若如其說則泰

述一作

伯三以天下讓之言為不通矣

夫子既稱泰伯三以天下讓則詩人之言為有首太

王果無剪商之志則必不稱泰伯三以天下讓

只泰伯之述便見與太王之志有不合處

使太王無剪商之志天下無歸周之勢周一侯國耳

泰伯之去夫子當稱其三以國讓足矣何至稱其

三以天下讓邪以夫子之言證詩人之語則集註

尤為確論而通攷金熊之說有不然矣

金氏熊氏辨太王事所以為名教慮其意固美但以

夫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之語觀之則當時天下

辨一作

蓋有歸周之漸周之子孫又多賢聖太王亦已逆
知天命人心之微矣故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
知之遂逃去若如金氏之說詩人皆假設張大之
詞則太王欲傳季歷以及昌之意又何為邪
書言太王肇基王迹詩言實始剪商皆相合
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太極也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
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
不勝則無此病矣
志動氣多為理氣動志多為欲

不可以色詞說人

求民而不已者其東野畢之御乎

下學上達如事君事親事長皆人事也能盡事之之
道則仁義之理不外于是所謂上達也以至視聽
言動飲食男女之類皆人事也于是而處之各得
其宜則天理也下學人事形而下之器也上達天
理形而上之道也有是事則有是理有是器則有
是道精粗本末無二致也程子所謂意在言表者
在人因人事而默識天理耳
人皆知夫子為聖而不知夫子所以為聖欲知夫子

所以聖則默契化育之妙有非言語所能及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矣
循理則事自簡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故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雜之書務以聞見該博取勝于人吾知其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

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為心術之害也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要當擇其是而去其非可也

鄭聲亂雅樂雜書亂聖經

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真所謂豁雲霧而觀青天也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繼之者善也

命性一
作性
恐是

曰命曰性曰誠曰道曰理曰太極一也
一念不謹即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即作聖之端兆
充其極則克桀分矣
於聖賢言理處若天理若人心若命性道德誠善忠
恕一貫太極之類要當各隨其旨而知所以異又
當旁通其義而知所以同也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于密
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
文言曰脩辭以立其誠為學不能立誠皆不能謹言

也能謹言斯能立誠謹言之功大矣

一言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易有脩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

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誠

論語孟子與九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此是知

謹言乃脩德之切要所當服膺其訓而勿失也

余於坐立方尚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即不樂必

正而後已非作意為之亦其性然

公則一私則殊正則大邪則小

衆人非不視也而聖人則異乎衆人之視衆人非不

一本二
與間物
有則子

聽也而聖人則異乎衆人之聽蓋衆人之視聽徒
得其形聲而聖人之視聽則獨得其所以為形聲
此聖人聰明睿智卓冠群倫也歟

四方八面之聲無不聞者竅雖在耳神則在心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心之謂歟

易曰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陰符經曰觀
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地之所以大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運鬼神
之所以靈是皆理之自然也聖人體道無二與天
地合其德矣知周萬物與日月合其明矣動靜以

時則與四時合其序矣屈伸以正則與鬼神合其
吉凶矣天地也日月也四時也鬼神也聖人也形
雖有異而道則無間是皆自然一致夫豈有一毫
強合之私哉惟其自然一致是以聖人之心即天
地之心聖人意之所為與天無毫忽之差爽所謂
先天而天弗違也天理所在聖人率而循之無一
息之差繆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且不違則人
與鬼神之不違者從可知矣此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也歟

從心所欲不踰距先天而天弗違也上律天時後天

而奉天時也

大極圖第二圈◎太極陰陽皆具道器合一上以包無極而太極下以包五行男女萬物故朱子於解剝圖意終曰易有太極◎之謂也道器精粗本末此圈盡之

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言動舉止至微不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為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為矣

目欲視即當息其邪與正耳欲聽即當息其是與非口欲言即當息其可與否正為是為可為則視之聽之言之邪為非為否為則勿以止之此之謂三要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查滓也

無極而太極天地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以不雜者言之故曰無極而太極○是也氣質之性以不離者言之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然無極而太極即

按上句申
太極當
脫之字

陰陽中之太極陰陽中太極即無極而太極太極
雖不雜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天地之性氣質之
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無極而太極氣未用事故純粹至善而無惡及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則善惡分矣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
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

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寒寒不生於寒而生於暑動不
生於動而生於靜靜不生於靜而生於動治不生

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盛衰相根
之理微矣

細看萬物皆自冲漠無朕之微以至於形著堅固得

天地之氣相感而物乃成形如星在天乃氣之精

英耳及隕於地得地氣遂凝而為石

纔資始即資生無纖毫之間也

天之氣一著地之氣即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氣也得

地則成形矣

雨露霜雪近地方有形若太虛至高則氣愈清而不

能凝聚嘗在湖南登山之極高處日色晴霽俯視

一本無
得字分
天地以
下為別
條

山下則雲合而雨以此知雨露霜雪之類皆得地氣而成形也

觀陰陽互根之微則知治亂盛衰之端其來遠矣

有意悅入便失其本心

纔故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而不勝其小矣

个外無道道外無入見天人之合一也終有間即非道矣

動為靜根故父生長女而為姤靜為動根故母孕長男而為復

造化一歲一番新往者既逝則花木之枯落者皆煨燼糟粕也

萬物之始終雖有遲速不同其理皆然

非力死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知止所包者廣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

之止聰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就物言之

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

止友弟之止恭之類皆是蓋止者止於事物當然

之則則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則定靜安慮得相次

而見矣

此條一
所上條
為一章
悉是

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知止即智者不惑之事也然止則心定矣
 知止則萬理明而心自定矣
 不能知止猶迷方之人心搖搖而莫知所之也
 知止則能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
 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朱子作濂溪贊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不禦也
 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靜而正也其曰書不
 盡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盡

者
 心靜能處事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
 則心無不存矣
 平旦虛明之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無欲者能識之
 平旦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胸次超然真所謂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此蓋夜氣澄清之驗苟一日
 之間勿使物欲汨雜而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
 則心恒存而處事無過不及之差矣
 瑄因憶少年時晚間誦書愈數而不能誦至來早耶

心志豁然昨晚所讀之書悉能成誦今思之晚間
多不能記者氣昏也早間能背誦者氣清也此亦
可驗夜氣之說也
因思古來事勢之去有非人力所能及雖聖賢亦無
如之何
理盛則能勝氣氣盛亦能勝理
因思古來治亂盛衰固有因人事得失所致然所以
與生賢哲而人事脩或生昏暴而人道乖亦莫非
氣運之自然有非人力所能與也
治世之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焉人

事之得失氣化之盛衰于此可攷矣
亢極之治惟聖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於傾如堯之
治極矣時當衰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
時當衰也有禹則能保其治使堯之後無舜舜之
後無禹則鳴條牧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
知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
當亂不亂者則聖人幹旋造化之功也
偽學之謗正如毀日月者初何損其明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啓下人
之翫而已故論事當永終知蔽

條宣作
法一作
可條亦不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蔽者則播告之條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為政以愛人為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

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論事不可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日入而群動息者氣機闔也日出而群動作者氣機

闔也一闔一闢至理昭然

人之性與氣有則一時俱有非有先後也

望道未見之心即求道不已之心學者以是自勵則

其進自不能止矣

許魯齋力行之意多

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中國人學外國人言語學得

則一作
前是

雖是自身却只是中國人做得雖是自身却只是庸衆人是也
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丑則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雞亦鳴者陰氣動也是皆天機之自然玄鳥鴻雁往來亦如此
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
魯齋不對伐宋之謀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嘗少貶以徇世真聖人之學也

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魯齋學徒在當時為名臣則有之得其傳者則未之聞也
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真是真非不可遽以為先儒成說而悉從其言魯齋謂其有彌近理而大亂真者蓋謂是也
魯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處事即求是處格物致知之一端

忠一
作慈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
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則當格其明之理口鼻
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
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
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忠孝仁敬智信
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
獸昆虫則當格其各具之理又推而至於聖賢之
書六藝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
其義理精粗本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
下之物衆矣豈能遍格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

量力循序以格之不躐以略不密以窮澄心精意
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明白又格之無
日不格之潛體積翫之久沉思力探之深已格者
不敢以為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為難而遂厭
如是之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
理則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通也見一物各一
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為一理朱子所謂衆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
者可得而識矣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真名言也

學貴乎日新

履端者時之新也為學亦當與時俱新宣德辛亥元

日書于辰溪分司

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

其方

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

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作

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勿起一念之妄誠可存矣

觀經書所載之道即當求吾身固有之道心常存則

因事觸發有開悟處所謂左右逢原者可見心不

存則與理相忘雖至近至明之理亦無覺無見也

聖賢知覺運動雖不能不以氣而理則為主眾人知

覺運動但氣之所為漫不知理為何物

斯須無序即非禮斯須不和即非樂然不和由於無

序是知禮又樂之本也如數人在坐尊卑貴賤各

得其序自無乖爭失序則爭矣以是知禮先而樂

後

度數所以辨人倫自然之序聲音所以發人倫自然

言書卷二
之_レ和_レ無_レ序_レ不和_レ禮_レ云_レ禮_レ云_レ度_レ數_レ云_レ乎_レ執_レ樂_レ云_レ樂_レ云_レ聲音_レ云_レ乎_レ執

古_レ之_レ樂_レ正_レ人_レ心_レ後_レ之_レ樂_レ蕩_レ人_レ心_レ
古_レ稱_レ唐_レ太宗_レ語_レ及_レ禮_レ樂_レ房_レ杜_レ有_レ愧_レ論_レ者_レ因_レ謂_レ房_レ杜_レ無_レ制作_レ之_レ才_レ余_レ謂_レ非_レ持_レ房_レ杜_レ有_レ愧_レ蓋_レ太宗_レ有_レ愧_レ也_レ上_レ有_レ虞_レ舜_レ之_レ德_レ則_レ天_レ叙_レ天_レ秩_レ明_レ而_レ上_レ下_レ和_レ由_レ是_レ伯_レ夷_レ后_レ夔_レ得_レ以_レ推_レ其_レ序_レ與_レ和_レ形_レ之_レ度_レ數_レ播_レ之_レ聲_レ音_レ而_レ為_レ禮_レ樂_レ太宗_レ之_レ德_レ果_レ如_レ有_レ虞_レ之_レ盛_レ乎_レ天_レ叙_レ天_レ秩_レ果_レ明_レ而_レ上_レ下_レ和_レ乎_レ不_レ然_レ雖_レ使_レ伯_レ夷_レ后_レ夔_レ生_レ於_レ其_レ時_レ亦_レ無_レ如_レ禮_レ樂_レ何_レ矣_レ是_レ又_レ不_レ得_レ為_レ房_レ杜_レ病_レ也

用_レ人_レ當_レ取_レ其_レ長_レ而_レ舍_レ其_レ短_レ若_レ求_レ備_レ於_レ一_レ人_レ則_レ世_レ無_レ可_レ用_レ之_レ才_レ矣

允_レ取_レ人_レ當_レ舍_レ其_レ舊_レ而_レ圖_レ其_レ新_レ自_レ賢_レ人_レ以_レ下_レ皆_レ不_レ能_レ無_レ過_レ或_レ早_レ年_レ有_レ過_レ中_レ年_レ能_レ改_レ或_レ中_レ年_レ有_レ過_レ晚_レ年_レ能_レ改_レ當_レ不_レ追_レ其_レ往_レ而_レ圖_レ其_レ新_レ可_レ也_レ若_レ追_レ咎_レ其_レ往_レ日_レ之_レ過_レ并_レ棄_レ其_レ後_レ來_レ之_レ善_レ將_レ使_レ人_レ無_レ遷_レ善_レ之_レ門_レ而_レ世_レ無_レ可_レ用_レ之_レ才_レ也_レ以_レ是_レ處_レ心_レ列_レ亦_レ甚_レ矣

大_レ抵_レ常_レ人_レ之_レ情_レ責_レ人_レ太_レ詳_レ而_レ自_レ責_レ太_レ略_レ是_レ所_レ謂_レ以_レ聖_レ人_レ望_レ人_レ以_レ衆_レ人_レ自_レ待_レ也_レ惑_レ之_レ甚_レ矣

作_レ詩_レ作_レ文_レ寫_レ字_レ皆_レ非_レ本_レ領_レ子_レ夫_レ惟_レ於_レ身_レ心_レ上_レ用_レ力_レ最

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作詩作文寫字疲弊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已惟

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

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養深則發於文詞者沛然矣有德者必有言是也

明德指此心昭然不昧而言蓋心明則理亦明故朱

子釋明德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

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

具曰應皆虛靈之所為所謂心統性情者也

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內者必可得未可必者一聽

於天必可得者當責之已

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外物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厭

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為甚

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

體胖樂可知矣

事無大小即求合理

聽言雜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惟聰

理氣本不可分先後但語其微顯則若理在氣先其

實有則俱有，不可以先後論也。

理氣決，不可分先後。

...

...

...

...

...

...

...

...

